

懷念紫娟愛妻 詮釋她的生命

追思見證崇拜

1/12/2019



紐約華人宣道會

懷念紫娟我的愛妻 並對她生命的詮釋

我尚未出生，
你就看見了我。
我生命的每一天，
你都記在冊上了。
一天還未過去，
每一刻都已經安排好了。
上帝啊，
你對我的意念多麼寶貴，
它們多不勝數！
它們比海沙更多，
是我不能數算的！
我醒來的時候，
你仍與我同在！
(詩 139:16-19)

有一根刺加在我肉體上，就是撒但的差役要攻擊我，免得我過於自高。為這事，我三次求過主，叫這刺離開我。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林後 12:7-9

照著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沒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膽。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腓 1:20)

當人子在他榮耀裡、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般，把綿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喫，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義人就回答說：主阿，我們什麼時候見你餓了給你喫，渴了給你喝？什麼時候見你作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體，給你穿？又什麼時候見你病了，或是在監裡，來看你呢？王要回答說：我實在告

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身上了。
(太 25:31-40)

自從紫娟往返天父的懷抱，神就在我心中放下了一股衝動，要從神的心意的角度去詮釋紫娟的一生。經過了一番思考和靜默，我的結論是在神的召命裡，紫娟的生命意義乃是—「為苦而生」。

雅各見法老王的時候，描繪自己的生命「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創 47:9）「又少又苦」這幾個字，也可以用來形容紫娟的一生。

雅各之生命成苦，乃是因為他不願意「安於天命」，所以也就不能「安於生活」。

按照神的揀選，雅各只要是願意等候，他就可以活在安居之中，得著神為他預備的應許和祝福。可惜，他不願意等，反而用奸狡的方法去爭取他心中所好。因此他就走上了自尋苦路的人生。

紫娟之生命成苦，不是出於她的選擇。根據我從回憶中對她生命的詮釋，我相信她的苦乃是出於天命，而她亦可說是對神為她所立的天命盡了忠心。

紫娟於 1957 年 7 月 25 日出生於香港。於 1973 年隨媽媽移民紐約。當時她已經信主。抵達紐約，加入了中華宣道會聚會，與葉啟明在團契中一起事奉。經一位姊妹的穿針引線，大學畢業後，即於 1980 年 2 月 10 日與葉啟明共譜連理，年方 21。翌年，生下女兒天恩。從此她就擔任起相夫教子的角色，直至於 2018 年 12 月 29 日 6 時 49 分，安息主懷，完成了天父給她「為苦而生」的召命。

* * * *

紫娟離世時方年 61。雖然不算短壽，但活在現今科技昌明的時代，也不算長。不過，倘若不是因為有了前進的洗腎科技，她 20 年前也許已經與世長辭。倘若她不是移民美國，得到保險的支助，應該也無法承擔起那昂貴至極的手術費和醫藥費。

現代人講求的是生活質素，而在壽數的長短。生命的質素乃在於享受。生命質素的優劣乃在於健康、財富、理想的實現。就這個定義來看，紫娟從神手上接過來的，可說是一條苦命。除了不愁衣食住行之外，她經歷的也可盡算是痛和苦。假若讓她重新選擇她的人生，她大概寧願過一個無痛無苦的生活，而不選擇一個不愁衣食住行的生活。

衣：她從沒有刻意去買名牌的東西。她是一個換季不換款的人。她身穿的不外是那幾件衣服。

食：她享受的乃是自己煮的一手好菜，而不是鮑參翅膀。

住：她住的房子離華爾街一個街口，面積最少有一千六百呎，但卻是零亂不堪，塵埃處處，斑點四方。不是因為她不喜歡整齊清潔，只因她嫁了一個完全不顧整齊和清潔的先生。一位好友就稱我的家為「華爾街的貧民窟」。

紫娟本來就是一個十分勤勞和能幹的人。在我讀神學的三年多的日子中，她一個人（那時我只會讀書）帶著我的七歲的女兒和哥哥八歲的女兒，再加上接待在我家居住的七、八位神學生。一屋房子共住了十一、二人。她不只把我們的房子打理得井井有條，她還在神學院附近的大學完成了兒童教育碩士的學位。

行：她幸福的地方是有我作她的司機，但她卻從沒有坐過名牌車，也從沒想過要坐名牌車。我們買的車子是越來越便宜，並且與我的家一樣的不整齊，不乾淨。

單就這些來看，紫娟的生活質素已經不算高了。若加上她久病多年，大小

手術無數，身體飽受煎熬，因病帶來各種限制和不方便，她的生活質素可算是甚為劣等。然而，在神的召命裡，計算的方法並不能以「優質生活」的質素來量度，而是要以「忠於天命」的生活來作準。

* * * *

紫娟的生命可說是以三條線所組成。神使用這三條線，在紫娟的生命中，通過苦痛的生活，編織出一幅特別的刺繡來。這幅刺繡美麗嗎？不重要。有價值嗎？吸引人嗎？不重要。有意義嗎？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是一幅出於神恩惠的手和按著祂的美意所編織而成的刺繡。

紫娟生命中的主線很明顯就是「痛」——病帶來的痛和心靈所受的痛。

紫娟在年幼時（她也忘記了是哪個年歲），就曾因大病而動了第一次切腸手術，在她細小的身體上留下了一條很長的疤痕。

移民紐約，讀大學時，有次她在校舍，關節突然劇痛起來。她說：「我當時真是想跳出窗外。」這次劇痛過後，她又回復正常的上課和工作（當時她在我爸爸餐館作收銀）。經過一段時間，她的臉開始呈現出紅蝴蝶狀斑塊。她見了一位主內的醫生，後被診斷是患上了紅斑狼瘡病。

紅斑狼瘡病被看為與血液和免疫系統有關的病，可以被形容為一種「籠裡雞作反」的病。它會自己攻擊自己身體的不同部位和不同器官。在紫娟身上，關節劇痛和臉上生出紅斑是初步的病徵。接下來她所有重要的器官和機能都曾大受攻擊，直至她的腎被毀，完全失去功能，這病才（按醫生的說法）願意收手。期間，藥物所帶來令人難受的副作用也當然不少，而其中因應產生的負面心理影響更是難於預料。

一次，紫娟入院，看見她辛苦的情況，我問她：「這次辛苦還是之前辛苦？」她淡然地回答：「我記不起了。」接著她加上一句：「每次完了手術，我就忘記了。我從來都不會回想我的痛苦。」也許這正是紫娟面對多年病痛的秘密和秘訣！這些經歷連她都記不起，我就更不用說了。不過，有些經歷實在非常深刻，我不能忘記。

在我讀神學的日子中，一次她頭痛得不得了。經檢查，發現是她的大腦受到攻擊。可幸，痛的時間不是很長，最後還是過去了。但是她的大腦顯然被傷了。感謝神，她大腦受傷的問題並沒有即時出現，要過一段時間之後才爆發出來。

我在神學院畢業了。紫娟也完成了她的碩士學位。神學畢業後，我全心投入角聲的事奉，紫娟也成了角聲的全職義工。在她的帶領下，角聲開始了課後補習班。她同時為當時出版的《天倫樂》定期撰寫有關如何教養子女的文章。後來還進入了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供讀博士學位。從中可見她的才幹和幹勁。

在這段日子中，她以激素控制她的病情。雖然激素使臉部出現浮腫，但病情總算受到控制，看來情況還不錯。可是，那只是一個假象。在這個看來是風平浪靜的日子，她的紅斑狼瘡卻已經集中火力向著它最終的目標——她的腎，採取逐步侵略式的進攻。最終，紫娟終於完全失去了她的腎功能。同時，一件更令她難於接受的事實也開始呈現。

一天我們探望一位傳道人。離開前，一起禱告。到紫娟禱告時，我們竟然聽不見她禱告。等了很久，還未聽見她的聲音。回家後，她對我說：「當時我很想發聲禱告，腦子裡也出現了禱告的內容，但是我卻出不了聲。」以後發現她開始有表達的障礙。她不能再寫字，甚至不能有條理地思想。後來發現她在理解和表達上都面對很大的困難。她十分努力地從頭學習寫字。經過一番努力，寫字能力是恢復了，但她的理解和表達能力已經大不如前，而且是再不復

還。最終她只能向現實低頭，放棄繼續進修博士的想法。當時她沒有說什麼，但從她後來時不時會提起自己因病無法完成學位的感嘆中，可見那對她應該有不輕的打擊。

失去腎功能之後，她首先是以肚腹洗腎，每天就像魚缸換水一樣，三次轉換清洗。在那段日子中雖然天天都要麻煩三次，但還是行動自如。若有需要作長途旅程，她就在行車中進行洗腎，過程還算是寫意。可是，這畢竟不是一種最佳的洗腎方式。雖然她能夠維持使用這種方式的時間已經比一般病人長，但最終她還是要轉到使用洗腎機以洗血的方式進行洗腎。

以洗血的洗腎方式帶來了從前沒有的不舒服感，在時間上也帶來了很大的限制。她每星期要到洗腎中心三次，每次洗腎四小時。但更大的問題是，在進行洗腎之前後都會很累，很辛苦。她失去了原來的時間，也失去了生活的彈性，更影響了她的事奉。因著她的病情，以及她在智力上的限制，她「被迫」放棄了一些她很喜歡的事奉。

除了洗腎之外，最好的安排當時就是換腎。但換腎是要「排期」的。期間，我曾考慮將自己的一個腎給她。經過了初步的檢驗，我的腎是有可能配合的。但在我正要預備作進一步檢查的時候，就收到了她可以換腎的消息。換了腎後，她又可以行動自如了，但要使用藥物調整她身體對「別人的腎」的排斥。那些藥物帶來的副作用也不少。

經過了六年時間，她的「第三個腎」宣告任務完成而離職了。她又回到洗腎的不適之中。同時亦開始了第二次換腎的期待。經過了好幾年的等待，一天又收到可以換腎的消息。這次，她得了一個小孩子的腎。這腎經過了六個月的努力，還是無法適應。紫娟終於又失去了她的「第四個腎」，又回到洗腎的生活。

一次，她到診所覆診，在候診時，紫娟無意地拿起了一份傳單，介紹一個「在家晚間洗腎」的計劃 (Home Nocturnal Hemodialysis)。經諮詢後，紫娟就加入了這個計劃接受訓練，成為自己的洗腎技師。訓練完畢後，她開始按照自己的時間和需要，在家中進行洗腎，自己處理整個過程。由於洗腎的時間可以延長，次數又可以增加，雖然是麻煩一點，但卻舒適得多了。這個安排不但讓她恢復了行動的自由，更使她有足夠的精神，重新投入事奉之中。這樣的情況，延續了很多年，直至她安息主懷。當中當然經過了多次的小手術，也有過緊急和緊張的時刻。

一次，她在洗腎之中，突然休克，我在床上扶著她，看著她，頓時手足無措，真是把我嚇壞了。我想她今次沒命了。我已經忘記了自己是否有禱告了。感謝神，我還是懂得打 911，把她送到醫院。危險過了，但我發現她已經變得精神錯亂。原來她吃錯藥了。

另一次，她發現生「蛇」（帶狀泡疹）。醫生給了她藥，吃後，她竟然又是精神錯亂。原來又是吃錯藥，虛驚一場。其實，這藥對一般人都很有效，服用即癒。但對紫娟來說，卻是吃錯藥。除了這兩次「虛驚」之外，最令我擔心的，是一次小手術之後。

以血洗腎是通過兩條管子，把血抽出，經過機器把體內毒素排到體外。紫娟在洗腎年間，時常都要接受小手術，來保養或更換她的兩個插孔。這樣的手术本來很簡單，危險成份很低。但由於紫娟長期處於低血壓狀態，一次手術之後，她突然因為血壓過低而中風。由於這是血壓問題，生命的危險程度大大增加。而當時按照計劃，我過幾天就要到印度。

她剛出院，紫娟很想我取消到印度的行程，但我卻決定保持原定計劃。在起程前一天，一位印度事工的委員問我：「你真的決定要去？你不怕自己會一

生遺憾？你是可以取消這次行程的。」我十分明白她的意思：假如紫娟在我到印度期間離開了世界，我將不知怎樣面對她的親人，也可能會一生內疚。我當時給她的回答是：「我知道。我明白。」我還是完成了那次行程。回到家中，紫娟還安全無恙。

自那次之後，紫娟多次向我懇求，請求我不要再去印度，還在弟兄姊妹面前，要求我不要再印度，甚至駁斥我到印度是神的呼召的說法。理智上我是明白她的。我非常掙扎，因為我無法告訴自己繼續到印度不是神的旨意。假若我答應她說不到印度了，那麼我怎樣向神交待？！

一個晚上，我們為這問題大吵起來。真是吵得很厲害。紫娟的心臟本來就有問題，她明白不可讓自己維持在那種強烈的情緒之中。一刻間，她大聲呼喊：「耶穌救我。」之後，我倆都平伏了下來。

自那次之後，我發現我倆的感情好像有了突破。我們的感情開始有了質的改變。開始多了些親密，彼此的情緒比以前穩定多了。感覺到我倆的改變，我認定紫娟那次的呼求是一個有特別意義的禱告。

2018年6月5日。在紫娟強烈的「示威」下，我抵達了新德里機場，預備入境。海關官員拿著我的護照，沒有說一句，離開了他的座位，15分鐘後帶著兩位航空公司的職員回來，又是沒說一句，再次離開他的座位。我忍不住問那兩位職員知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說：「你不知道？你不能進境。」其實，在這次行程之前，我已經有了心理準備。因為之前兩次出入印度時已經有跡象，我有面臨不能進境的可能。

在倫敦轉機的時候，我打電話回家，告訴紫娟，我不能進印度，現在正在回程的路上。我忘記了她當時在電話的回應。但回到家中，我告訴她我以後都不可以去印度了。紫娟當然是興奮得很，但她沒有說很多話。弟兄姊妹也很明白她的興奮：「牧師不能再印度，最開心的是師母。」我也為她開心。更感謝神。因為神明顯地告訴我，我的任務已經完成。我不再去印度了。

我不能再去印度，勞牧師就問我可否負責布碌崙中心的發展。既然不能去印度，我又有在布碌崙植堂的想法，沒有半點猶豫就答應了這份差事。新的工作開始，紫娟有了新的事奉崗位。她如前歡天喜地在青少年和書室的工作上協助我，直至到她進院之前的一天。

* * * *

與 紫娟有緊密接觸的人都察覺到紫娟這兩年的身體是越來越好。過去兩年中，除了慣常的檢查，她沒有進過醫院。在一次定期檢查之後，她對我說：「醫生說，我重一些就會長命一點。」近月來，她不但增加了體重，心情也比從前輕鬆愉快。可說，她有很多年都沒有這麼好的了。她不但身體強健了，心情也好了，更是開心地事奉。

2016年，活主正式加入保羅堂。紫娟的事奉生命也有了一個新的開始。首先，她設立了星期一、三、五的長者小組聚會，同時亦開始了「煮和食」的事奉。除了逢星期五及星期六為長者提供午餐外，她還為開始參加在布碌崙聚會的青少年提供飲料和小食。

自去年開始，紫娟的左手出現麻痺。她善於用左手，所以，由切菜到煎炒，她都要用左手。每一次做完菜後，她的手掌開始作痛。我開始以雞手鴨腳的功夫幫她斬雞、洗菜、批瓜、切肉，帶給了她很多可笑的場面。為此，她買了兩個小儀器幫助她減輕麻痺。我多次提議她不要做了，她就盡量思想怎樣把工作簡化，但還是堅持繼續這「煮食」的事奉。無疑，她這段日子是辛苦的，但她卻是開心樂意地做。最後的這一年，乃是她開心的一年。我可以感受到她的滿足感。

看見她身體日益進步，就很少想到她會再次突然生病，更沒預料到這是她在地上的最後一戰。儘管她並沒有想到自己在地上的任務會在 2018 年榮休結束，但這確實是非常漂亮的一戰，因為神使用了她這一仗，幫助我稍微地體會到約伯所說「從前我風聞有你，現在我親眼自見了你」的經驗。

* * * *

2 2018 年 12 月 15 日（在我 63 歲生日之後的第五天），凌晨五時多，紫娟將我從夢中喚醒，要我用雞精為她沖一杯暖水。過往她每一次在洗腎時有血壓低和缺水的情況，都會要我這樣為她沖一杯雞精水。喝後，她就會無事。但這次不同。她喝了之後，過了兩分鐘，便叫我打 911，說要到急症室去。這是不尋常的要求。她平日是被逼也不要到醫院的。

救護車來了，她告訴醫務人員自己缺水。經過了半小時的救護，救護人員決定要送紫娟到醫院去。我當時的想法是她幾個小時後就會回來了。於是代她收拾好簡單衣服鞋襪，便駕車到醫院去。我在急症室等了兩個小時，看見紫娟睡著了，於是決定回家先睡一覺，然後回教會星期六崇拜講道。睡覺了才想起，其實我講道的日子是在下一個星期六。正準備駕車上醫院，看見電話裡有兩個未接來電。回電時，對方是一位醫生。她問我是否可以立刻到醫院去，並說了一段我聽不大清楚意思的話。後來終於聽明白了，意思是紫娟病態嚴重，要立刻動手術，可能有生命危險。我立刻打電話給女兒天恩，要她立刻趕到醫院。

到了急症室，紫娟閉著眼睛躺在床上。醫生來了，給我解釋說：「你太太現在腸部有多處死肉。要趕快開刀，否則，病情很快就會變得更加嚴重。接續，他又進一步地解釋說：「實際情況必須要在打開了她的肚腹之後才可以知道。一般來說，死肉都會以直線狀地排列在腸上。但拍片顯示，你太太的死肉乃是不尋常地分佈在不同的部位，有散開的現象，所以，可能要割切很大的部份，甚至到了需要移植的地步。問題是，這種移植非常罕見，而且我們這裡也沒有作這樣移植手術的能力。此外，在割去死肉之後，我們並不能即時把腸駁接起來。在這段時間任何變化都有可能。你太太是否能夠出得了手術室，乃是未知之數。」言下之意，危險性應該是很高，否則，他最少都會說，有 50% 以上生還機會。

我問醫生：「是否有其他可能？」

醫生簡單直接回答：「沒有。」

我追問：「若不做手術又如何？」

醫生直接肯定地回答：「將會越發惡化，而且會惡化得很快。」

我回應：「那就等於期望神蹟了？」

醫生輕輕點頭，輕聲回答「是。」

我轉過來問紫娟：「你是否明白。」她沒有一點表情地點頭。

我再問：「你要做手術嗎？」

紫娟沒有一點猶疑地點頭，說：「最多是死。已經病了那麼多年。」一刻間，我感覺到紫娟意志的低沉，是我從未在她身上感受過的低沉。

天恩試圖安慰她說：「來這醫院的路，我之前已經走過不知多少次了。你不會有事的。」

紫娟沒有出聲，也沒有表情。閉著眼睛。不知道她是在養神還是在盤算。

過了一會，我問她說：「你有放不下的沒有？」她沒有即時回答。

天恩安慰她說：「我會無事。不要為我擔心。」

此刻，紫娟有點激動，有點想哭，帶著沙啞聲音說：「我擔心你。我擔心你的救恩。我死也死不眼閉。其他的都不重要。」

天恩安慰媽媽說：「耶穌愛我，耶穌知道我。假如神是真實的話。祂知道我。祂愛我。」

紫娟更加激動，聲音更大，喊著說：「Come back。我死不要緊。」

天恩重覆她的話，說：「耶穌愛我。如果神是真實的，祂知道我。我愛你，媽咪。」

紫娟再說：「我死不要緊。」

天恩回應：「什麼死不要緊！」

紫娟：「有什麼要緊？我養大你。你又那麼聰明。只是你不信主，我就好擔心你。」

天恩回應：「不用擔心呀。你不用擔心，為什麼要擔心呢？」

(紫娟的情緒開始平伏。)

天恩：「告訴我今天發生了什麼事？將今天的情形告訴我。」

紫娟帶著很平淡的聲音和平穩的情緒告訴天恩早上事情發生的經過。

我給紫娟誦讀了詩篇 124。就是我本來預備在崇拜中傳講信息的經文。

之後，紫娟就在平靜中聽著我們的談話。

後來天恩十分無奈地對我說：「原來媽咪最關心我的是這個。我真是很慘呀。假如媽咪要的是其他，是要什麼，我可以買給她，她要去巴黎，我可以給她。但她要這個，我不可以裝假。媽媽這個遺願將會一生跟著我。」

(註：天恩很怕見到我的朋友，就是所謂她的叔叔和阿姨，因為她很怕被提到「你要信耶穌呀」之類的說話。所以，請大家不要跟她說什麼。更不要說什麼「你媽媽很想你回來信耶穌」之類的說話。不是她不敢面對信仰的問題。她其實是一個對信仰非常認真的人。她怕，我想是知道自己的答案會叫人失望，她更不想客客氣氣，敷衍地回答。對她來說，她想要的是真正的對話，而不是那種基督徒向人傳福音的勸戒口吻。所以，對她最大的幫助，就是不要對她說你要信耶穌之類的說話。)

* * * *

護士推著紫娟到了手術室的門口。紫娟沒有什麼動靜。不知她是睡著了，還是在沉思。我吻了她的前額，看著護士把她推進了手術室。我帶著從未有過的沉重心情，心裡向她揮手道別。不知這是否會成為一次永別的揮手。

紫娟平安從手術院出來。醫生說她情況穩定。他們把死肉切除，共割了兩呎多長的腸。他們計劃明天再進行駁腸手術。他們為紫娟輸了血，又給她血壓藥和止痛藥，讓她可以停留在睡眠狀態。此外，她們還安置了一個讓紫娟洗腎的連接器。

* * * *

12月16日（第二天）。在主日的早晨，我大清早到了醫院，上到手術深切治療室，進到紫娟的病房。第一眼看見的，是一批從沒見過的小儀器。儀器上掛著一包一包，應該是藥之類的東西。望著這些儀器，心裡驚嘆地望著它們說：「這是世界上最好的醫院之一。這些儀器告訴我紫娟得到的乃是一流和最新科技的治療設施。但是，這些最高科技的設施可能也救不到我太太的性命。」

看看紫娟，她的臉非常腫脹，口插著管子。由於血壓過低的緣故，護士並不能為紫娟進行洗腎，以致她體內積滿了很多水份。看看她的手掌，竟然像看見了一個圓球一樣。雖然藥物使紫娟陷入了暈迷的狀態，但從她偶有的移動和開眼，我們知道她是有意識的。為了怕她感到不適而用手拉那插著的管子，護士就把她的雙手綁上。從她偶有掙扎地移動身體和想舉起手來的動作，可以看出她是在一個極之不舒適的狀態之中。看著她的辛苦，想像到她的辛苦，卻是

愛莫能助。

12月17日(第三天)。醫生決定把進行手術把她的腸駁回，並作詳細的清理。她在中午一時，再次進入手術院。手術只化了兩個半小時。之後用藥使她暈迷24小時，盡量使她的身體進入休息狀態。而這正是她生死存亡的關鍵。

冒著血壓過低的危險，護士開始為紫娟進行洗腎。醫生一方面把洗腎機的速度和抽血量都降到最低，低到連醫生也說機器是不習慣在這麼低的情況下進行洗腎；另一方面，他們又使用藥物把紫娟的血壓盡量提高。在廿四小時洗腎的情況下，紫娟的水腫情況終於有所改善。水腫改善了。

12月18日(第四天)。第二次手術後的第二天，紫娟有明顯的進步，不過卻還需要靠藥物和機器，協助她的血壓、心臟、和止痛藥，好使她不會移動太多，以致影響到手術後的傷口。換言之，她還是在危險期當中。

12月19日(第五天)。紫娟醒過來了。我時不時就跟她說話。由於她的口還是插著管子，她只能以點頭或搖頭作答，但她明顯是明白我的說話。由於她的血壓一直不能升高，影響了她洗腎的情況，未能把多餘的水份抽出。她仍然保持在大量水份還在她的體內。換言之，她是有了進步，但卻沒有度過危險時期，此外，因為止痛藥減少了，她痛的感覺亦隨之增強。

12月20日(第六天)。紫娟的左手手掌水腫還是十分嚴重，使她感覺非常不適。平日不適的時候，她會把一些「小東西」放在手掌，幫助她鬆馳。這小東西對她幫助很大。知道她是左手手掌痛。我問她是否要那「小東西」。她點頭，我即時駕車回家把「小東西」拿到醫院。可惜，這次對她不單沒有幫助，而且使她更痛。換言之，她的情況已經轉變，不再如前，應該是惡化了。

12月21日(第七天)。營養師解釋說，人可以幾天靠藏在體內的營養而不進食。但現在紫娟需要增加營養了。她們會開始把營養送入她的身體。

紫娟較為清醒，掙扎跟我說話，但因為她的口仍然是插著管子，我完全掌握不到她的意思。經過一番猜測，終於明白她想把綁著手的繩子放鬆一點，讓她可以動動她的手。鬆綁後，她開始平靜下來。護士告訴我紫娟可以自己呼吸了。簡單來說，她是一點進步。醫生有望很快可以把她的管子拿走。

12月22日(第八天)。紫娟被送轉到一間較少的病房，卻是有窗。這意味著她有進步了。看見窗外的水和船，也給帶來一種盼望的感覺。我們照了一張自指的全家照。想不到，這就是我和天恩跟她一同攝下的最後一張照片了。

12月23日(第九天)。崇拜後，我到醫院。一進房門就看見她沒有了口上的管子，換上了氧氣面罩。護士說，醫生希望明天可以把氧氣罩也拿走，讓紫娟不再依賴機器。我看見紫娟想跟我說話，就問護士可否拿開面罩片刻。護士說可以，並把她的臉罩拿開。我們試嘗對話。當然那只是一種完全聽不明白的聲音，正常來說，根本就不能說是有真正的對話。她雖然是拿走了插管，但氧氣罩帶給她的是更大的不舒適。看見她的情況，很痛，奈何是愛莫能助，只希望她堅強忍受。無論如何，這表示她在進步。

看見她的辛苦，最簡單的應付方法是離開她的房間，甚至離開醫院。但我想到她在忍痛，為何我不可跟她一起，學習忍痛呢？於是決定留在醫院陪伴她過夜。紫娟整夜叫痛的地方，只有她的手掌，其他部位都沒有作出任何疼痛的表示。看她情況，當時我們都以為她是在進步，在復原中。

12月24日(第十天)。由於晚上要到恩典華人宣道會主領佈道會，早上回家作了一個小睡再回醫院。臉罩實在令到紫娟感到非常不適。她甚至表示放棄使用氧氣罩，把管子插回。

12月25日(第十一天)。由於教會有聖誕崇拜和活動。我到了晚上才到醫院，紫娟如常一樣地睡著。今天不知她經歷了多少掙扎，抑或神使她度過了

「平淡」的一天。在聖誕崇拜中，我以「你看顧嗎？」為題，詮釋聖誕節乃是表達神對人的看顧。

12月26日（第十二天）。紫娟被送去檢查，看看她肚子裡的情況如何。檢查後，證實她之前的接駁手術並不成功。她又回到本來的情況，要使用更多藥，重新帶上氧氣面罩，血壓還是很低。唯一較為理想的是能夠把體內的不少的水份排出，因為在半暈迷中，她不像之前的痛苦。我仍然抱著她必然度過這難關的希望。看紫娟此刻的痛苦必定過去。

12月27日（第十三天）。紫娟今天有一段清醒的時間。我跟她隔著臉罩對話。我不能聽見她的聲音，看見她的嘴唇作動說話。猜了不同的意思，我突然問她：「回家？」她立刻點頭。我向她解釋她不能回家。我隔著臉罩看見紫娟用力地呼喊。我不明白。我們繼續重覆這樣的「對話」，我終於明白她是在呼喊：「Why！」為什麼我不能回家？但她又怎可以回家呢？我當時以為紫娟是意亂神迷，癲瘋了。她並沒有癲瘋。那只是說明了她所受的痛苦和她是何等希望可以得到解脫。然而，我感覺她的意志還是十分之堅強。

離開醫院的時候，醫生跟我說：「你太太現在情況不知轉向如何。假如她的心臟突然停止的話，你希望我們用電激搶救嗎？」我回清楚他的意思後，對他說：「倘若那情況出現，就不要用電激搶救了。」因為我知道倘若到了那一個地步，搶救也只是延長。

無疑，醫生的說話當然是一個警告的訊號。但我當時卻意識不到事態已經到了非常惡劣的地步。

12月28日（第十四天）。進到她病房，看見小儀器的數目從七個增加到十個。我知道紫娟的病情應該是惡化了。護士解釋，她們現在以不同的藥來處理及平衡紫娟不同的問題。隔著臉罩看見她臉上的掙扎，我知道她是極之痛苦。最終我忍不住問她：「Do you want to give up？（你想放棄嗎？）」她想都沒有想，連續用力點了兩次頭。我服在她紫娟的臂頭，貼著她的頭，手掃著她的臉。我想起最近教會一位姊妹動手術後如何形容她的痛。我很想禱告，但那一刻真是不知怎樣禱告。我要求神停止她的痛嗎？我想起從前姐姐患癌時告訴我神如何聽她禱告，在她痛不欲生時停止了她的痛。我問自己是否可以禱告神，祈求祂把紫娟接去。我不知怎樣禱告。我知我可以這樣禱告。我相信神也可以垂聽我這樣的禱告。但我回想起，我曾對神說，無論怎樣的情況和結果，我都接受那是神為了我們最大益處而安排。我最終並沒有作出任何禱告。但我的心實在很痛。

晚上，我想起耶穌在十字架上受苦時是沒有止痛藥的。他那時的痛應該比紫娟此時的痛更加利害。我問：「究竟耶穌那時是否有向天父禱告，祈求天父減輕他的痛呢？」當然這並沒有答案。但我相信耶穌應該是沒有作出那樣的禱告，而天父亦沒有減輕他的痛。天父應該是讓他的痛達到本來就要痛到的地步。

護士解釋，紫娟是的呼吸是完全靠機器進行，她的心臟是完全靠藥物支持。停止了機器，減少了藥物，紫娟的肺功能和心功能就會停止。那時，我應該明白護士的意思是紫娟已經是到了靠機器生存的地步，但我卻沒有一點驚慌，沒有一點紫娟即將死亡的意識。也許我是在「否認」的心理之中。

過了一會，護士在很自然的情況問我：「你是否需要跟牧師見見面呢？」我回答她：「我就是一位牧師。」她又說：「那麼你是否想跟我們的團隊談談有關太太在這個過程中將會發生的事情呢？」我回答說不需要。

當晚我留在醫院睡。半夜突然心中有聲音對自己說：「你聽聽他們，多一點了解都會有幫助呀。」

12月29日(第十五日)早上，我見到護士就請她為我安排與那個「團隊」見面。不久，天恩也到了醫院。醫生巡房到了紫娟的房間，護士告訴醫生我們想與「團隊」見面。醫生說，我也是那「團隊」的成員，接下來就給我們解釋：「讓我從最理想的情況說起。你太太將要進入療養院，口喉部位將要插一條管，每星期將要有三次洗腎。」我追問：「出現這樣最理想的情況的機會有多大？」醫生想也沒有想地回答說：「低於 50%。」醫生繼續解釋：「現在在兩個方針。一是以搶救為目標，按病人情況換藥或加藥。二是以病人的舒適為目標，盡量設法讓她經歷最低和最少的痛苦。決定在於你們以哪一個為目標。」言下之意，採納第一個方針，紫娟可能會更是受痛苦；採納第二方針，紫娟就要經歷死。

聽完了醫生的解釋，預備討論時，紫娟的妹妹也來到醫院了。把醫生的說話覆述了一次，大家都有同感：紫娟一定要喜歡那個「最理想的情況」。大家亦很清楚應當選擇的方向。打電話給紫娟的弟弟問他的想法。最終大家致贊成採納第二個方針。

決定了就要行動。當時天恩紅了眼睛地說：「I am not ready (我還未準備好)。」其實，我們每一個都沒有準備好。

我心中突然浮現出一個想法，便對大家說：「此刻，我們要與「捨不得」的感覺博鬥，因為這感覺使我們極之不舒服。我們真是極之捨不得。但是，此刻，紫娟也是在跟她的感覺博鬥。我們不願意，讓自己好受一點，紫娟就要承受痛苦的感覺。」

天恩鼓起勇氣跟護士說我們採用第二方針，就是除了加強止痛藥以外，一切保持現況，順其自然，不會作出任何搶救行動。

行動開始了，護士對我們說：「你們若準備好把病人的氧氣罩拿掉的話，就告訴我們。」她還加了一句。拿走氧氣後，病人情況可能保持幾個小時，甚至續繼幾天的時間。

約 6 時 40 分，一位氣管專科的醫務人員進到房間來，把紫娟的氧氣罩拿走。半分鐘後，我們聽見紫娟第一口從掙扎中作出的深呼吸。我抱著她的頭崩潰了。想起之前護士說這情況可續約幾小時，甚至幾天。我再次面臨怎樣禱告的掙扎。大約在 6:48 分，我們覺得她的呼吸完全停止了。紫娟大約有 20 個深呼吸和小呼吸的聲音。通知護士來作最後檢查，宣告紫娟離世時間為 2018 年 12 月 29 日下午 6 時 49 分，亦正是她啟程回到天父懷抱的時間。

紫娟在地活上了 61 年。回顧紫娟在地上經過的日子，我對她生命的詮釋是：為苦而生。

* * * *

經過了對她生命的詮釋之後，我相信她是忠於了神給好她的召命。意思不是說她是一個活出了神標準的完全人。事實上，在生活中，她有很多劣根的表現，也沒有超凡的屬靈追求和屬靈表現。她與一般信徒並無兩樣。但是，她在面對苦難上，從沒有退縮，也沒有埋怨。相反，她是在苦難中不斷向前。在她有限之中不斷努力。

無疑，紫娟的苦難是大的，但看清楚，面對跟她一樣痛苦的人其實也不少，比她苦難更大的也有。能夠像她一樣面對苦難的人也在我們的身邊，比她更加堅強的也有所聞。

所以，紫娟的生命只證實一個事實，就是：她「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林後 4:7）

如果要說紫娟強壯，我們應該說神恩典豐富。她成為這樣的人是神的恩典，意思是若不是神在她背後，她不可能活出這樣的生命。她不可能承擔這樣的經歷。反過來說，她的生命和經歷正可把神給予她的幫助和在她身上施行的能

力——也就是神的恩典——浮現出來。

* * * *

多年前，一位朋友邀請我為香港小腦萎縮協會的《一公升的眼淚》的電影歌曲填詞，以鼓勵會員。在懷念紫娟一生的今天，我願把這歌呈獻給她：

搖擺的奮鬥

同路過彼岸，讓悲哀輕化煙；同步過彼岸，讓怨恨成朝露。

同路過彼岸，讓悲哀輕化煙；同步過彼岸，讓怨恨成朝露。

毋庸怕風暴，互勉勵不恐慌；奮力我要撐下去 當能面對！

搖身驅 向太陽奔往；徒倒跌 未退縮！

殘不缺 我並無悔恨；生可貴 心不愧 活上去！

懷一身本領雖已告吹，還餘一心堅 滿懷意義，

唯今生學習過 寧不屈身 邁前路去，

得衝破 不追究 問過錯。

莫要再孤獨，踏出心坎鐵窗；樂意尋幫助，共創造同心路

從來無放下，盡心的刻意走，你共我勇盼直往，當能渡過！

藏心裡 振翼齊飛舞，燃燭光 亮照光；

雲彩裡 送別愁眼淚，攀登那 高山嶺 活上去。

狂風波雖會繼續猛吹，憑信心堅忍 跳欄飛越，

陽光中 烈炎裡，搖擺身驅 邁前路去，

心廣闊 輕鬆笑 活上去！

狂風波雖會繼續猛吹，憑信心堅忍 跳欄飛越，

陽光中 烈炎裡，搖擺身驅 邁前路去，

生可貴 心不愧 活上去！

心廣闊 輕鬆笑 活上去！

* * * *

願弟兄姊妹每一次想起紫娟的時候，都可以使神的恩典在她生平中浮現出來。



紫娟在 2018 年 12 月 9 日，與教會弟兄姊妹一同慶祝我 63 歲生日。



紫娟與我參加女兒天恩的「校長特殊訓練課程」畢業禮。